



正編

非物篇

三

口七12
1691
3



仁12
1691
3

非物篇卷之三

大阪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中井積德處叔 校正

雍也

○子曰雍也章

徵曰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又
曰朱注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
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
有僅可意哉

非物篇

卷之三

雍也

樂惠堂

非曰是不識文有對散之差也書指文武為君且如君臣之稱豈止諸侯管子曰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懸象王省惟歲是也其駁朱注可字彼之昧字義也學而篇孔子荅子貢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朱注曰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是演孔注耳其章內別無可字徂來以何解之且不駁于彼而駁于此何也管仲舉盜曰可人也既是盜賊未可遽謂之善人則其謂之可人不亦宜乎是適足以證朱子之解耳彼又駁仁齋曰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然至其自為說則亦曰必有所敬而後有敬

之名是無殊仁齋程沙隨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朱子據經駁之說說悉廢今二子之說亦襲於沙隨耳徂來又駁程子心中無物然至其自為說則曰敬則心無邪慝殊不知心無邪慝亦是心中無物之一端也已無物豈謂槁木死灰之謂也耶

○哀公問弟子章

徵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

非曰此不能解程子之意也。聖賢之怒雖在物其怒之亦唯自己何嘗無怒。是不俟徂來而知焉。但其怒當怒者乃與無怒同。是為在彼不在己耳。其所謂喜用其怒者戰國險詭之士所喜非所以論聖賢矣。徂來又駁仁齋說有言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是楚則失齊亦不為得矣。彼蓋謂好善是措大所修。非人君急務。孔子宜告以安民之事矣。然不遷怒不貳過亦學問中語與安民無涉。彼無所用其說矣。

○子華使於齊章

徵曰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由今人觀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豈妄哉。太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豈弟之德哉。

非曰以母為辭是欺也。冉求汗而不至為朋友游說以欺其師矣。此說即出于他人則彼必極口罵詈矣。以直斥其非為法家理學乎。則責聚歛以絕冉求可謂苛刻少恩矣。從徂來之道則上替下陵。脂韋為風。

非物篇 卷之三
三
衰廢立之至。欲為商鞅其可得乎。皇疏曰。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與之也。邢疏因之。据此則非不用其命矣。既而孔子乃以用財之道告之耳。

○子曰田也章

徵曰。聖門唯仁為心法。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非曰。聖門唯以仁為心法。唯顏子而後心不違仁。唯孔子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聖賢心即仁。仁即心。宋儒之言心法不亦宜乎。但來所謂仁以功與事言之。與心性無涉。故其所謂心法吾不知何謂。又曰。後儒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老子薄

仁故曰德失而仁。未嘗以仁為心之德也。佛氏固不言仁。則其說殊為不通。

○李康子問仲由章

徵曰。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也。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非曰。欲通於國體人情。非通事物之理。則不能矣。孔注通於物理。即朱注通事理也。通事物之理。謂之窮理之學。然而施諸事。布諸政。無所不可矣。彼固不知事物之理。何以通國體人情。可謂持無星之稱。欲以

知輕重矣。大氏宋儒皆為吏蒞民。其小試大用。則在
遇不遇已。豈若我邦近世俗儒文士。未嘗治一職。未
嘗治一民。空譚禮樂。謂國家可唾手而治也。設使其
蒞民乎。必家誦周禮。戶執樂器。朝夕督責。以禮樂
曰。是先主之道也。迂濶殊甚。國欲治可得哉。

○伯牛有疾章

徵曰。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伯牛未死。孔
子豈容言其當死乎。

非曰。其疾危篤。必不可起乎。何不當言其死之有果
如彼說。真婦人女子忌避之態耳。在丈夫。何必然。孔

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徂來曰。亡喪
也。三字。孔安國之言也。疾甚已下。何晏不識孔意。妄
以己意解之耳。彼讀古注。有孔注不與已合者。往往
析之以嫁其說於何晏。強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徵曰。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
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道為爾。

非曰。果如其說。則造次顛沛。皆於是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等之語。皆非也。嗚乎。徂
來論治。則無上下之分。論人。則無淑慝之別。論學。則

或作或輟。唯矜莊嚴厲之惡。而陳熟緩慢之好。其如斯而欲為仁人。我不信焉。

○子謂子夏章

徵曰。孔子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

非曰。此章言小人儒。則蓋對君子儒故爾。君子莫施而不可為。故曰不器。子夏長乎文學。其為人也謹慎。恐局于文藝。故語之以是。與上章意相類。文藝雖可尚。而在子夏。何足以減所以孔子以君子儒望之。徂

來之解亦似可通。然不欲先成君子之德。而遽求建君子之功。功利餘習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章

徵曰。蓋佞古稱口才。未有姦惡之意。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

非曰。佞固口才。與姦惡異科。不竛徂來而知之。然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其它如國語所謂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注云。偽善為佞之類。皆斥為凶德。故曰遠

非物篇 卷之三
佞人非敢為佞。為用佞便佞損也。其疾佞不一而足。至此章特以為羨才羨德國家賴此免患難乎不通之甚。徂來自知其說不為人所取。乃曰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曲士拘儒之類耳。遂以宰我子貢孟子為佞人妄矣哉。即聖人但以其行之不逮也。便惡而遠為不亦苛刻乎。果如其說也。則孔子之惡人隨時而移。是使世眩所從也。彼所設為此說者。據祝鮀治宋廟之語也。然是唯取其審祭祀之儀。所謂不沒人才是也。非取其佞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徵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非曰繫辭但言聖人出文物大備而已。即泥其文句。則聖人不出。後世人民至今穴居野處耶。若其取諸某卦亦唯言此卦有此象。非謂有此卦而後有此器也。今乃言戶聖人所造。是癡人說夢也。此章借戶喻道。豈係戶肇聖人乎。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徵曰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太氏君子之所以

為君子者以文

非曰徂來先進章解云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則賤以為野人晏子過儉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豈可謂之文質彬彬乎然晏子亦不失為君子則君子之稱不特在文亦可知焉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徵曰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為是

非曰生即性也直如直方丈之直得之於天而不雜人為者語意與性相近一致罔之者雖生亦死之徒所謂行尸走肉是已即是習相遠者也若為人之生

也德則嚼蠟甚矣

○子曰中人以上章

徵曰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知之所知也

非曰上智之所知者即中人以下之所不能知其性與天道之謂與然此言中人以上則不必限以上知可也故其言上者亦不必限以性與天道可也後世拘儒率悅卑陋僅覩涉上之語則指為老佛認粗迹末節以為聖人閻奧又有稍窺于此者亦陰援老佛以濟其說乃欲誣中人以上以其上者道之不明其

由於斯與

○樊遲問知章

徵曰朱注訓民為人其認起自大學親民

非曰必以民為民庶不知對散之差矣民鮮久矣逸民伯夷柳下惠其定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天生蒸民厥初生民之類豈必民庶若此章以民對鬼神是非民庶也彰彰朱子大學親民則主民庶與此章稍別彼之駁失當往往如此彼又曰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功夫一如道士鍊丹昔者孔子謂哀公曰今家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徂來亦以道學先生相

詬病爾

○子曰知者樂水章

徵曰樂皆音洛朱注上二字並五教反古無此音

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耶

非曰家語子路初見篇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大學亦有好樂之文蓋皆五教反今曰古無此音亦臆度而已景公牛山之樂登牛山而有所樂也豈好樂牛山之謂也哉音洛固也與此章無相涉矣徂來又曰仁知之於山水與我心會欣然以樂此語即出於宋儒則彼必指為老佛之遺也彼泥斯語謂實如

華康之愛山水則癡人說夢矣又曰樂山樂水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也亦臆度之甚者

○子曰觚不觚章

徵曰時俗涵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是觚之所不觚也

非曰大觚之說可謂杜撰且既言不觚則形狀變者可知焉稍大其量豈遽謂之不觚哉

○子曰博學於文章

徵曰文者詩書禮樂也約之者納諸身也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賓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象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

非曰徂來所謂禮皆主儀文則既學禮復以禮納諸身其意複矣彼自知其辭窮於是乎撰出所以解之者然禮與其奢之禮與喪相對非凶禮也據於德以孝弟忠信得於心者言之仁則大德且兼踐履故別言之象人非仁者親仁別是一人皆不足以證其說矣記曰禮也者理也又曰言而履之禮也左氏所稱禮太氏如此非文為制度之謂矣君子之道博學詩

書禮樂之文而約行之於身豈容異義乎彼又曰詩書禮樂皆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非矣左傳曰唯其儒書為二國憂是非謂詩書禮樂乎周禮太史曰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禮記曰兄弟之喪存于書策此皆以載於策者言之

○子曰中庸之為德章

徵曰周禮樂六德孝友祗庸中和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言言又曰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其甚高難及之德行也

非曰樂六德與此章中庸不相干且如知仁聖義中

和亦是六德仁即愛聖即通而至如聖人仁人亦不與之同中庸亦若此道在平常唯其平常固有不與行者推之人事人之好奇僻舉由平常之難行其難行也乃謂之甚高難及亦可即徒以易行者為中庸則何其能之之鮮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徵曰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非曰子貢之問不在制作又不在創業但以施民濟

象為問不必斥王天下者孔子何以指為聖人之事乎子貢問曰夫子聖矣乎子曰聖則吾不能矣聖字果如徂來之說則子貢固不可有此問孔子亦當答以吾非創業制作之君何以言為之不厭乎是孔子子貢皆不知聖之稱而徂來獨知之也妄哉徂來乃曰稱孔子為聖者其德業可以比作者也遁辭之窮可笑矣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章

徵曰朱注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

又曰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又曰朱注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知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以此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

非曰景慕其人亦可以為親之何必躬相接而後為親縱使魯祀之殷之遠依舊其為不可親也同矣且魯祀之之說無徵不可從孔子不獲為開國之君其不作禮樂也豈復容論哉嗟乎徂來妄自尊大驕傲不遜故疾言譙辭蓋其所尊二帝三王而已矣雖孔

子猶有不滿意者。矧如思孟已下諸賢，排拉毀刺，肆其毒吻，乃俯視萬世如蟲蟻者，徂來實自況也。

○子曰：真之不脩章。

徵曰：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注以為孔子自憂，非矣。

非曰：孔子雖晚年歸魯，豈一日而忘天下哉？如請討陳恒，時已七十一，可以見已設使孔子專主傳道於後世，而愬然無意於天下，是亦果哉末之難也。聖人之心，在勉門人而先自責，以為已所不足，可謂至教矣。滯於言者，烏得知之。

○子曰：志於道章。

徵曰：朱子曰：游藝則小物不遺。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

非曰：徂來嘗言書數府史胥徒之事，禮樂先王之道，禮樂如此之大，而先主厠諸府史胥徒之事者，何也？即使六藝之目出於後世，彼必以為妄言，蓋禮樂之用大矣，然其儀文節族列于藝目，有司之所存，童子之所肄，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乃謂之小物，不亦宜乎？彼又曰：朱子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

之道發者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徂來所謂道禮樂而已矣。禮樂豈行於日用之外乎。發育峻極即日用當行之極致。聖人治天下之道與天同揆也。蓋贊嘆之辭。非釋道字。又曰。朱子曰。真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於心。豈足為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真。彼向也言先王之道。禮樂已。禮樂不言。在默而識其義。信斯言也。得於身固不如得於心之深也。且行道云者。禮樂自在其中矣。歆齏朱子不知其反自齏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徵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歆慶之日不吊。非曰七情固皆有餘意。但顏子之不遷直不遷怒耳。不必問餘之有無焉。徂來引為無餘怒之証。此之謂粗鹵。古人云。君子哀樂不同。日伊川之慶日不吊。司馬氏也。蓋此意耳。當時蘇子瞻之聰敏。猶且不之知。出醜語以嘲之。徂來又惡足知之哉。

○子謂顏淵曰章

徵曰。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故孔子語以制作

之道而後世以聖稱顏子。妄以己意作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非曰。但來許顏子以聖。可謂精於藻鑒矣。然彼既斷聖。以開國之君制作之業。今乃指筆瓢陋巷之人為聖人。可乎。自令自犯。可怪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未直許以聖。但來生於千載之後。以己意懸斷其聖。汰哉。後儒聖之稱。以存形迹。斯可也。已。彼果以孔顏為無階級乎。

○子之所慎。章

徵曰。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

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非曰。文言曰。庸行之謹。願象云。君子以慎言語。古之君子皆然。孔子何獨不然。尹說不是。鑿空。但來乃何以見孔子有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章

徵曰。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故聞即學也。外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為是。

非曰。師涓靡靡。明皇霓裳。俱是妄誕不經。弗足據焉。

彼援以証經可笑矣。聞之三月言外影其學之是可已。今日聞即學傷於急迫。楊慎僻儒其說每常如其不知肉味。門人視夫子聞韶狀其美之之深耳。夫子之言似有抑揚亦唯歎羨之深也。言語之道為然。豈有劣而小之之嫌耶。彼又曰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外菴為是。是不然。樂記曰先王之為樂也以治也。又曰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是皆以制作言非奏樂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徵曰二人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

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得仁謂歸西伯也。歸仁人而樂之故孔子曰又何怨。

非曰不得乎父之怨歸西伯而後銷焉。豈有此理哉。子貢之問唯主一怨字。即賢若伯夷假令有棄國以父故之怨乎。輒之拒父亦稍有可諉。夫子以何怨斷之。輒罪無所逃矣。徂來乃曰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彼不論二子之讓獨主其惡不仁果爾。子貢特問不仁之可惡乎。將不可惡也不亦迂踈乎。彼又曰求古求道皆訪求之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昧乎古言。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豈訪

求仁人之意哉

○子曰飯蔬食章

徵曰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太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

非曰夫馬之似鹿則良矣。以似鹿故車良馬則可乎。苟泥于語。滯于意乎。不免高叟之固矣。要之我學未至。輒論孔顏之樂。皆想像而已。樂天知命。人人所能誦。而未可謂知其樂。辟諸拾遺契者。數齒意吾富矣。彼若謂我能獨知孔子之樂。可謂紙上之論矣。彼又曰朱子曰。如浮雲之無有非矣。不義而富貴。如浮雲

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皇疏一通云。浮雲倏聚歟。散不可為常。朱注即此意。彼以為非者何也。

○子所雅言章

徵曰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

非曰雅言。解從孔註為正言。亦通。然利與命與仁。子之所罕言。怪力亂神。子之所不言。詩書禮。子之所常言。而易性命之奧。不在常言例。故上載五十以學易之語。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得之若解。以正言。奚翅詩書論語載夫子之言行。旁及門人。豈泛

以教禮者之事與夫子併記乎彼又曰從朱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亦非也禮執而行之者而夫子以是為教則亦言語如戴記所載是也故記者重言之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徵曰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

非曰周程張朱諸公克莊敬又克豈弟四時之氣自備考諸本傳可知已凡小人而睹君子唯憚其方正膽落魄戰以為無復溫厚之風辟諸疾寒者雖春夏凜然股慄以為秋冬之候乃思擁爐煬竈矣但來以

宋儒為無春夏亦疾寒者之類已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徵曰語誨言也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一及之乎

非曰聖人言行雖不一一著意在門人乃以為教之所在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所謂風雨霜露莫非教也夫語之必可以為誨乎子不以恠異勇力悖

亂之事誨弟子。是奚用費詞。雖非孔子。世豈有復以是為教誨者哉。彼又曰。造化之迹。豈鬼神乎。造化謂天之造萬物。化萬物。迹謂其所行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之鬼神。陰陽四時。流行之妙。是已。徂來頗信誕妄。其所謂鬼神。別是一物。蓋指嘯於梁。立於堂者。故不曉此語爾。

○子曰天生真於我章

徵曰。朱注生字不穩。且非孔子詞氣。蓋德謂有真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有真之人。由孔子生。

非曰。生如本立而道生之生。言天生太真。不於它人於我躬。必有所委曲保護矣。本文明言天生真。彼乃謂孔子生真。不亦尤乎。且孔子生有德之人。豈有斯語乎。夫子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二章語。大不類平生謙讓辭氣。蓋自信之篤。方死生之際。不覺發其本真。謙讓尚可摸倣。至此語。誰敢擬之。盛矣哉。彼常惡謂謙辭。至此章。又以諸儒解為不謙。遂是喫揚梅之謂。

○子曰二三子章

徵曰。乎爾語助辭。人多解爾為汝。非矣。

非曰此說亦通然乎字竟不穩皇侃曰爾汝也即先儒解為語助彼必以汝解之要欲立異耳

○子以四教章

徵曰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真行忠謂政事信謂言語

非曰門人從夫子於陳蔡者有十人顏子以下是也記者隨目其所長以別之偶有此四者而已以為夫子教誨之方有此四科是後世俗論先儒之辨悉矣彼信俗論乃傳會此章宜矣其窒礙不通孔子平日抑言進行安以言語為教忠為政事信為言語審哉

說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徵曰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烏取斯豈其言之抵牾也

非曰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顏由不貳過是亦抵牾乎大凡若此之類皆勉學者之辭故皆非對其人而言之泥辭窒意村學究之見耳又曰有亡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言牽強傳會簸弄聖語者無足辨焉

○子釣而不綱章

徵曰綱不佗見恐綱字誤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疏曰此注文句交互少難解耳殊不知孔注至流字而止以繳以下何晏也

非曰邢不能解孔注妄為文句交互徂來亦不能解妄改綱為網又析孔注為何注無忌憚之甚蓋綱者以數十釣鈎繫短繳乃羅著一太長繩沉之水中候魚中鈎曳出大繩捕之也我邦所在漁人多為之江都人呼為長繩者是也安國初言釣者一竿釣以見

綱多釣獲魚亦多朱子偶不見綱故因邢疏之繆已若從徂來說為網乎夫網罟豈聖人之所疾耶亦豈王制之所禁耶以余觀之蓋孔子但以釣為娛不貪多故不綱耳徂來又曰古者在禮士得釣弋至於網宿則民之所為也是出何等禮經誣經欺人可疾而可憎又曰後世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義彼持此說以證古時不然以此論葛夫無懷之世則可人文已降不復若斯矣果其說之是乎釣弋不必獲者士之有祭祀賓客也即無獲則終不供之乎先

王制市通有亡。化百物。豈有不取諸市之理哉。孔子
釣弋。既是娛樂。不必為祭祀賓客。雖娛樂乎。不貪多。
獲不務易。獲仁之與禮。自行其中。即教之所寓。門人
用意記之。有旨哉。

○陳司敗問章

徵曰。仁齋先生論此章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
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

非曰。聖人亦有過。是陳賈侮聖之言。舉以為至言。可
謂黨小人矣。不識仁齋徂來何苦。欲使聖人有過乎。
聖人之過。不為過。即道之所在。在他人。欲其彷彿。不

可得矣。如此章。夫子受以為過。適足以為事君者之
教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徵曰。外菴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
強為文。莫何。注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
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
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

非曰。何晏唯欲釋莫字為不字。故費許多葛藤耳。猶
國語注。無亦曰不亦也。非別有文不語。但略吾猶人
也。四字耳。勉強之為文。莫燕齊方言別是一義。樂肇

傳會為說。徂來不察。割裂何注。帝引曲證。鍛成異說。可謂勞而無功也。又曰。朱子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解論語。可謂不知古文辭已。凡古文非疑辭。而句瀆為疑者。不可枚舉。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是無惴也。然承上取義。則猶言。吾豈不惴焉也。故莫本非疑詞。而為疑詞者。句瀆然也。朱子何取於唐詩。彼又曰。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此章言文行而歸重躬行。意至親切。非徂來所知矣。

○子疾病章

徵曰。誄。孔安國曰。禱篇名。朱子以為死後之誄。孔

說為是。

非曰。皇疏曰。誄者。謂如今之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真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迹。為謚也。是也。莊公之誄。卜國哀公之誄。孔子可以見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注。謂積累。生時真行。以錫之命。徂來又以爾為語辭。乃駁朱注曰。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非矣。子路所舉誄辭之上。必有說。其嬰疾殞命之由。故不言疾耳。徂來又曰。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此時孔子在他鄉。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彼何以識孔子不在家。可謂妄矣。且

在他鄉不祭五祀亦無明據。又曰：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可謂嚶語矣。孔子曰：有諸於是。子路引誅。唯證禱疾之必有耳。無闕上下神祇之文。朱子曰：只是引誅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歆禱皇天后土是矣。若夫號泣于旻天則至孝迫切之情人窮呼天則亦哀獨無怵之極為然。豈可謂之禱天之禮乎。徂來又曰：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然又駁朱注：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曰：可謂不知敬天。

者。禱者所以敬天也。豈問過之有無乎。之二說自相矛盾矣。又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有其實焉。是以孔子為平生實禱祀天地求降福除禍。如老婆痴婦禁睡候日出也。吾嘗疑其所謂敬天為何事。至此始知其說吁嗟亦愚矣。

○子温而厲章

徵曰：聽其言也厲。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非曰是駁朱注厲嚴肅也。王藻曰：色容厲肅。表記曰：不厲而威。非非言而曰者。耶。彼喜放曠而憚莊敬。故踈脫往往如此。

泰伯

○子曰泰伯章

徵曰朱注三讓謂固遜非也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

非曰如三畏三變本文既舉其目不與三讓三思等同三年有成聖人所期然其它稱三不舉其事皆言其多不止一再而已如三讓漢已來諸儒聚訟其事實贅論耳但來猶尚求實數而弗已可笑矣彼又曰書曰大玉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勾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公之息

而殷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慙於人意者故也是不能解天下二字及實始翦商之辭妄設想像之見以厚誣大王也夫泰伯之讓讓岐國也而謂之天下者後世追稱之耳言所讓之國乃後來武王之天下也不必難深求其說且讓云者亦豈揖遜辭讓之謂是晦蹤奔竄而謂之讓者亦追稱耳孔子稱為至息亦在民無得而稱焉不在三讓矣頑民不帖服者武王之事也已大王年代久遠非殷餘民所及知也今欲俾大王受頑民之怨不亦誣乎若夫大王翦商出史克夸大之辭亦唯言周基肇於岐耳

集注雖援魯頌然朱子又有言曰剪商乃詩語不從亦。是此說為得之。但來又曰凡論語稱至真者二。秦伯。讓文王。臣恭。孔子止。臣恭與讓言之。未嘗言其。它。為宋儒不信孔子之言。求至真於言外。豈不謬哉。凡稱至真者。皆謂人之不能知其為真也。若彼說是。民得而稱焉也。可乎。秦伯之為舉世不曉其為何事。聖人微言一出。而後秦伯之志暴白。天下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不明。此之謂也。又曰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秦伯不身仕。殷朝。唯為周國世子耳。是效顰於王世貞論然。世貞

但道唐虞君臣不截然而已。但來乃曰。臣為古諸侯弗。純于臣。大似唐末藩鎮據其壤地。不復存君臣形迹。可謂汨彛倫矣。彼非不知其說之不可以訓。蓋其心有所托爾。可憎矣。

○曾子有疾。呂門弟子章

徵曰。鄭玄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劓與宮。體謂剛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

非曰。易黥以髡者。秦漢之刑。周時無之。唯周禮掌戮。曰髡者。使守積。前鄭曰。髡當為完。謂但屋作三年不

虧體者也。後鄭乃謂髡髮頭也。前說為是。吳廷翰曰。先儒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如大司樂所論樂律。自相悖戾。吳幼清論其不經所論。良是。方孝孺謂條狼氏車鞮鞭五百者。秦漢以降之汰。豈成周盛時之所宜有。耶。予於此書。取其合於周官與聖人之道者而已。區區汰制。散亂易置之餘。未能盡信也。此辨甚是。乃實若後鄭亦不足証矣。徂來又曰。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此蓋以為與殺身以成仁相抵牾。殊不知戰陳無勇。非孝也。苟臨大義乎。死生所不論。况髮膚乎。孝經所言。亦唯明孝有終始已。不敢

毀傷孝之始。小子之所守也。豈遽以五刑言之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徵曰。曾子語聘會之事也。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

非曰。果如其說。則俎豆之事。孔子所學。而曾子以為有司之職。置諸度外。孰得孰失。彼說之抵牾。有若此者。孟敬子魯卿。此三事皆儀刑一國之教。徂來限以聘會。拘矣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徵曰。朱子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

其必然也。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認乎？非曰：孟子曰：為是其知弗若與？曰：非然也。檀弓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是雖非問答，欲使聞者有所省發，而作此文法，豈在贊之哉？以為韓柳已後文法則昧古文者。

○子曰：興於詩章。

徵曰：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象也。

非曰：興於象，蓋特秀於象人之中也。興於仁，不同引證反累本文。彼又曰：書先王，大訓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為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也。夫書，夫子所雅言，而祖來亦謂聖人之道。詩書禮樂而已矣。學也者，學之而已矣。與今此說相牴牾。且大傳所謂書，即書冊。故下文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係辭以盡其言。豈謂尚書且典謨訓誥，炳如日星，為不盡言不盡意之有？孔子明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祖來乃言興於道。

立於道成於道將欲賢於孔子乎彼又非朱注曰專在曲禮而遺經禮朱子以恭敬辭遜節文度數為言經禮固在其中但此禮與詩樂比自主儀節非謂其大體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徵曰驕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謂不知類已

非曰驕固失君子蓋以氣盈而矜夸不能下士故也吝固失小人蓋以氣歉而鄙吝不能容眾故也其所

矜之說即程朱之緒餘耳但來不知聖人之道為修己之道故至於制驕吝之方茫不知措手可哂哉彼又曰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蓋孔子時周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可謂受安國之賄矣何晏取舍諸家解挂漏殊甚如此注乃是采無用之解當刪去者孔子既言周公之才之美豈宅周公且苟欲注之何不於前篇夢周公之下耶

○子曰三年學章

徵曰學三年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非曰學三年而不成才是駑才已安得謂之志大學博哉雖成可祿之才而不安小成自視缺然不汲汲於利祿然後為不易得耳

○子曰篤信好學章

徵曰朱注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善六經未之有故不可從矣

非曰朱子曰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其他書曰真惟善政又曰礪乃鋒又無敢不善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老子曰政善治孟子曰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意皆相同朱注何不可從之有但來以為六經無之

者踈矣哉彼又曰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余讀至此不覺噴飯上既言篤信好學豈謂非先王之道者耶又曰何注亂邦謂臣弑君子弑父朱子不取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公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概論哉胡氏此論本公羊氏蓋謂諸侯雖不奉王命先發討之而後聞天子而可也如哀公不能討陳恒迫三家也即以是為其勢不得討者而謂可不討則豈孔子沐浴請討之意也哉且朱子之解何必據胡氏論可謂無風起波矣

○子曰師擊之始章

徵曰朱注以師擊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老廢邪

非曰春秋初獻六羽初稅亩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後篇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經曰孝之始孝之終是豈有殊義徂來之駁乃誤矣周季淫樂起而正樂廢擊為大師乃釐正之一洗舊習故就其始而言之其後擊如齊樂官離散樂復廢缺孔子追憶之曰洋洋乎盈耳哉猶言公

山十里蟋蟀之聲尚在耳也豈老廢云乎彼又曰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乎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是不知而為之解也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張自烈曰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然則參差

芥菜左右莖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即關雎之亂也
但徠弗識國語有此說憑臆妄斷乃謂已善解古文
辭可笑哉且賦之有亂亦唯摸三百篇耳

○子曰巍巍乎舜禹章

徵曰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蓋舜禹皆纘
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
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

非曰是徠亦論其心矣且若其說則舜禹乃真呆
漢耳欲尊之而反卑之可笑之甚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徵曰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灋天而
堯太聖人也不可以灋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
言堯與天齊也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

非曰是不然雖復堯之聖而固不自謂與天齊亦不
敢謂吾能法天但在其臣民後人尊之之至乃謂之
為與天齊不亦可乎其泥敬天畏天之文果如彼說
乎古聖人尊其祖宗祀以配天謂之何又曰堯雖生
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又曰禮樂俟舜而與俟
禹而洽又曰文章者禮樂也徠常固執作者謂之
聖之語堯不能獨作則堯非聖人也與堯既不制作

而功成於舜禹乎。孔子何以贊堯以巍巍成功煥乎
 文章耶。不通之甚。且反覆徂來此章之說。要其歸。則
 堯舜功用皆成於禹也。狂妄之言。孰甚於是其論。禪
 讓排孟子皆無足辨者矣。

非曰堯舜功成於禹也。狂妄之言。孰甚於是其論。禪
 讓排孟子皆無足辨者矣。

非物篇卷之三

